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雅觀樓

第十二回 尤進縫遇盜身亡 雅觀樓捐官財散

話講尤進縫，自尼庵酒散歸家，心中自付說：「雅觀樓只我同費人才兩人盤住，目下畢如刀又代他拉攏了多少朋友，皆是分肥之物。如今須想一法，大大弄他筆銀子。」想自己將來受用。俗語「先下手為強」，想了半夜，偶然觸著胸中一件，記他從小，先生勸他，讀書可以做官。他回先生說，不消，將來買個官做做罷。雖是小孩子話，可以見其志量。明日用話打動他，看他何如？次日將中，會雅觀樓在迷香深處吃鴉片煙，兩個小妖服侍。尤尋到便說：「昨日你膽太大，如此軟地，沒點價錢就冒險去，若非畢兄，沒得百十銀子，賢弟不能出櫃。」雅觀樓說：「不用談，我已稱了十兩銀子，絕早訂發人送與畢府，以後閒走，大可放心。」尤進縫便道：「非是我說倒旗槍話，你我背後講，大小要有個老虎皮遮身，原不出奇。即如昨日事，你若有個功名在身上，無論自掙捐納，那些匪徒也不敢囉唆。平日再同些小官酬應，他肯來碰這個方子。都是你我受他的氣，虧我是個□腳，平時有朋情。你是初出土的嫩筍，外人把你當做呆鵝。前者娶一娘，若非我有些手段，未必平安無事。人抬到家，讓你睡得安穩。」雅觀樓聽這一席話，說：「好哥哥，我怎麼好哩，從小又不肯讀書，人家進學，中舉做官，是讀書中出來。我的書到放在九霄雲外。」尤說：「捐個前程，也是一樣。便做一任小官，那怕到任一個月，告假歸家，就是鄉紳了，那個不敬重。你回家享田園之樂，過一世快活日子，出去便是老爺。」雅觀樓此時，心已被他說動。道：「我今要捐個甚的官才好？」尤說：「有大有小，聽人捐去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想做個縣官玩玩。」尤說：「要得二萬金，可以到任。只要官運好，到任後遇幾件事就可將本尋起，久坐尋得多，又可以加捐知府。俗說，三年窮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。這是穩准得很的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此事非玩笑事件，須與母親說明。」尤說：「你與太親母說知，等我代你辦得停停妥妥，在部裡領了憑下來。你去到任，輾轉不過三個月功夫，門口就換了樣子。」雅觀樓聽到此處，不由得心裡一定要辦。旋即將一番言語，告訴賴氏。賴氏說：「此是正經事，我不攔你。但你年紀尚小，未過二十歲，此事須在三十內外人做，那裡有這樣小孩子老爺，須遲得十年才可。目下捐個監生頂帶，再捐現任官做，豈不是好。」雅觀樓道：「我等不得，我恨不得明日就到任，才稱我心志。」賴氏說：「須請尤哥哥來商議，看他想個法，可以行得。」尤進縫坐園中，即有人來請說話，知其有幾分妥局。尤進內宅，賴氏接見，如此云云。尤說：「太太所慮者，妹夫年幼。明日履歷上多填幾歲，喜得身體像三十內外人的樣子。若做州縣官，到還去得。」賴氏說：「他那裡會審事。」尤說：「做官全靠師爺，多大年紀人做官，離了師爺就不是的。」賴氏說：「我到底愁他年輕。」尤說：「親母家中同妹夫斟酌，這是無非閒談，可行可止。」雅觀樓決意要行，賴氏無法，說：「家中這幾兩銀子，都是你的，聽你用罷。我也不管，讓你做個官玩玩，你才得死心踏地，在家裡過安穩日子。這些做官事情，做娘的一毫不曉得辦。你去與尤親翁商議，要多少銀子？如何辦法？」此時，雅觀樓與尤進縫在園中密議，不期費人才來到園中，尤便止住不談。雅觀樓留他吃飯，飯畢，專候雅觀樓出去閒玩，好作陪堂。尤推有小事告辭，止費一人，他也就走。晚間，尤進縫獨自到園，與雅觀樓細談。到半夜，說定三五日內擇吉動身。尤進縫見事已說定，銀子隨他帶出去辦，他便起了味心之見，說：「我先弄兩千金，捐個典史做起來，諒他不能來同我要銀子。找到我任上，我自自有道理辦法。且家中一概都瞞住，只說出門代人辦件債務事情。」主意想定，他便叫雅觀樓一應人都瞞著，三個月後，我領到了任文書下來，那時再為張揚，收拾到任。雅觀樓一一遵從。錢家銀子，都在銀號，取票到舖中兌齊，即到碼頭看船。剛剛事有湊巧，恰有一隻大船泊於空處。見船尾坐一個俏麗梢婆，不由得一見，魂靈兒被他勾攝去了。兩隻眼就盯在這女郎身上。這女郎偏伶俐可人，即喚梢公上岸，問：「這位客人，可是叫船的？」尤進縫聽他是山東人口音，說：「我們要叫船進京，你家船可裝麼？」梢公說：「我們專裝進京人。」尤進縫說：「我們有二萬銀子，進京辦公，須要小心妥貼。」這梢公聽得有二萬銀子，船錢隨便將就，彼時說定，尤進縫歸家，帶了一個僕人、銀子上船，即揚帆北上。臨行時，會見費人才，淡淡說了句：「代家父出門辦件首尾事，約個月即回。」此時，雅觀樓心無二用，專望京報到門，一切玩處總不到。費人才只說他收了心，每到園中，但見吃鴉片煙，靜坐而已，莫明其故。

單講尤進縫，船到山東地界，舟人將船泊於蘆葦深處。尤以為一路船行，絕少偷空之處。今日泊舟不行，要與這婦人挑逗一番，若能得手，客邊頗不孤恹。正想問，只聽見前面梢公說：「動手罷。」後面梢婆穿大紅窄袖短襖，手執雙刀，從船中小門跳出。尤進縫此時還說油兒話，說：「奶奶還會玩雙刀，可會玩獨棍？」這婦人罵了一句：「瞎眼囚，滾了罷。」手起一刀，揮成兩段，棄於河中。這僕人唬得魂飛天外，雙膝跪在艙內，求女王爺饒命。女郎說：「我不殺你，借你口帶個信與他家，這囚囊瞎了鳥眼，把我們當做花船看待，該得送死。你上岸滾去，我們船已到家門口，再遲一刻，我家老王爺出來，你就沒命。」僕人拿了行李，即行登岸，身邊只有幾錢散碎銀子，覓飯店住一宿，再作歸計。誰知遭唬染病，一病三個月，行李衣裳典賣俱盡。幸得已五月，天氣漸熱，病亦小愈，飯店催他出門，只得沿途行乞。一天走十數里，竟要走到夏末秋初，才得到家。這裡，雅觀樓望到三個月，諸事打點，預備到任榮行，漸漸說出捐官之事。費人才口中不言，心裡暗想說：「當初與他茶館立議，何等說法。他今兩萬銀子到手，足有幾千兩銀子可尋，他便瞞我做事。這等負心，叫他翻在天妃閣淹死。」此是費人才懷恨閒話。雅觀樓心裡，想到不日要赴任出門，六月初一日又是賴氏生日，指望貼起報子來過生日，因請畢、費二人來問：「可以行得嗎？」他們二人見此事又是尤姓去辦，也隨便含糊其詞，說：「已經報捐，貼報亦不礙。不過貼個即用知縣而已。分發未見部文。」於是雅觀樓即請人寫報貼。到初一日，拜壽者無非玩友結拜等人，說些恭維的話。尤老實來拜壽，大加驚訝。問及始知，他兒子出門，是辦此事。真是個老實人，他腹中便說：「此事也不應瞞我，可笑。」

彼時座中有一个人，席散心裡打稿，有了篇文章。此人即畢如刀，說這事是筆大財氣，小錢要大大用筆銀子。明日就要去辦，遲則捷足先得。次早，去會一個專門搭台多事的個劣紳，告他「賤役矇捐，訴出錢是命本姓吳，幼年曾為某宦服役，其妻做稍嫖與販人口，某年有案在縣。如此卑污身家，豈容濫側紳衿之列。」這一紙進去，分明是送的分大禮，官裡即出票，帶人質訊。可憐才過生日，到第三天。即有當地坊保，同幾個差人到廳坐下，要請錢大爺一會，說分禮金。雅觀樓尚未起來，說廳上有多少人請會。只道報子到門，連忙起來，穿了衣服，即到廳上。有兩個頭翁，身邊取出花邊票子，請錢大爺過目。說：「老爺等錢大爺回話。」雅觀樓嚇得面如土色。內有一個頭翁說：「錢大爺，你不是不開口，要屈你同我們走走。不要帶累我們，已把轎務現成，抬你老人家到縣前，覓個好地方你住下，包好如意。」雅觀樓仍遲疑，這兩個將他帶拖帶拉，到門口推他上轎，一溜煙抬去。賴氏不知兒子闖出甚麼禍，叫人請費人才與畢、管三人到縣前，代他兒子辦官事。畢如刀是安定的繩索，差人進門，他就在費人才家客位內談心，說雅觀樓事，大家都要進進財。如尤進縫獨得，下次不好辦事。正說間，賴氏來請。畢、費二人先去見賴氏，管嘉卿仍未請到。賴氏尚蓬著頭，說出早間的故事。畢如刀說：「不礙事，我去辦得妥妥貼貼，不叫兄弟吃苦。」賴氏重重拜託了畢如刀說：「事後重謝。」畢如刀說：「此事長在晚生身，止不必多瀆。此刻要幾兩銀子，縣前零用。」賴氏隨即取一封銀子，交與畢手，速赴縣前，差人在縣前左邊，暫租了一所空房，收拾得齊齊整整。雅觀樓下轎，即有人打水淨面，泡上蓋碗龍井茶來，即刻擺上滿桌點心，寬湯細麵。有兩個小伙計陪他，又有說書唱曲玩友，紙牌色子，一應俱備。雅觀樓此時，反不過意，說：「諸位如此待我，何以為報。」內有兩個小伙計說：「大爺把府上用不著的銀子，挑擔把我傢伙計，就算拜你大光。」閒話間，畢、費二人已到。雅觀樓此時已麻木，說：「他們拉我在這裡，如此管待何故？」畢、費說：「兄弟，你自己闖的禍，不向我們商議，聽信尤進縫的話。要曉得，這件事沒萬把銀子，是有紅衣裳穿的。小小一個軍罪，還要打四十大板。話回壞了，嘴要打出血來。」雅觀樓一聽，就哭起來，要尋死。畢如刀說：「有我，若叫你到老爺堂上跪訊，我誓不見你。」雅觀樓跪下，求他救命。畢說：「你捨得用銀子，我包你三天回家。」雅觀樓無有不依，但求早些歸家。畢、費說：「安穩在此地坐坐，我去代你辦事。」剛說話，管嘉卿亦到，三人同去會原差，講定差房五百兩，老爺三千兩，告狀劣紳一千兩，將狀子說明，拿出銷毀，不留形跡，著費人才回賴氏信，

請他放心：「不過用幾千兩銀子，事是一點沒有。」畢、管二人回雅觀樓信，亦如此說法。彼時，原差又擺上七簋中飯，肴極精美。飯過，又拿出牌色來，請雅觀樓手談。雅觀樓又回說：「牌我認不得，擲色子罷。」眾說：「到是擲熱鬧。」來到下午，雅觀樓已輸下五百兩，大眾停住色子，說結清一賬再玩。雅觀樓說：「讓我回去取銀子去。」眾說：「你只批個手票，到尊府來取，晚間再擲，恐怕做了上家，即將此帖繳上，如此最妙。」晚飯精美不敘。飯畢，又敘上夜局，他便欣然從事。幾人攻打一門，未及天明，又輸下一千五百兩，連前，共二千兩。又寫手票一紙，天明始睡。畢、管二人，微睡片刻，來會賴氏，催他辦事，起速將銀辦齊，「令郎在下處，一天一夜已輸下二千兩。」賴氏無法，在銀號內兌出六千五百兩來了事。仍有寓所堂食、伙計一切雜費，又五百兩，通共七千兩。破出銀票幾張，當天了事。雅觀樓回家，賴氏百般安慰，怕兒子受了驚嚇。說了句勉強話：「道是財去人安樂。」這一番風浪過去，有分教：

朱提作祟難施法，禍到臨頭尚不知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